

文友堂藏傅增湘手札

李小文 孙 俊

位于北京琉璃厂的文友堂书店,创设于光绪八年(1882),店主为河北冀县人魏占良、魏占云兄弟。民国初年,魏占良子魏文传、魏占云子魏文厚,继承父业。文友堂开设历六十年,是当时北京经营古籍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书店之一,在同业商会中颇具号召力:光绪三十四年,魏占云为创立“北直书行文昌会馆”不憚其劳;民国五年(1916),作为商会会首的魏文厚募资重修了文昌会馆^①。文友堂还刊行过不少书籍,计有:影明谈刻小字本《太平广记》、《明诗纪事》、《朱氏陶说》、《景德镇陶录》、《中国艺术家徵略》、《吉金志存》、覆阮氏本《列女传》、《万年书》、《宸垣识略》、《北徼汇编》^②。民国三十年正月二十一日晚,文友堂不幸遇火,四壁图书,顷刻煨烬,店主魏文传,跳身踰屋,幸而豁免^③。文友堂的古书流通活动就此宣告结束。

文友堂与傅增湘、李盛铎、周叔弢等大藏书家交往多年,尤其与傅增湘往来最密,交情最深,其匾额亦为傅氏所题。谢国桢曾描述:“民国年间,著名的藏书家江安傅增湘先生,下午有了功夫,必定到琉璃厂去,他先到信远斋买了精制的冰糖葫芦,然后到文友堂书店的魏经腴老先生家去,一边吃着葫芦,一边为他们鉴别善本书籍。”^④

傅增湘(1872-1949),近代著名藏书家,校勘、目录、版本学家。字沅叔,别

①《琉璃厂小志·文昌馆及火神庙》,北京古籍出版社,1982年,第280-282页。

②据《文友堂书目》(第一期上册)封底“本店印行书籍”,民国二十五(1936)年秋季铅排本,北平文友堂书店。

③《宋本〈乐府诗集〉跋》,《藏园群书题记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9年,第910-914页。

④谢国桢:《瓜蒂庵文集》,辽宁教育出版社,1996年,第250页。时人对于文友堂的评价,亦有如:“琉璃厂为都城文物所聚……书籍则二文,曰文友,文德”(金梁:《琉璃厂》,《琉璃厂小志》第64页)。“再西则孔群书社张氏、文友堂魏氏,书最多”(缪荃孙:《琉璃厂书肆后记》,《琉璃厂小志》第106页)。“文友堂的魏氏,称得上北平的大书店”,“再就是文友堂魏氏,境况空前,与傅增湘等著名藏书家来往甚密,我们这些新人不够资格与他结交,因此也就很难进去了”(《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·长泽规矩也篇》,中华书局,2006年,第206、207页)。

署双鉴楼主人、藏园居士、藏园老人，四川江安县人。藏书近二十万卷，撰有：《双鉴楼善本书目》、《双鉴楼藏书续记》、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、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、《藏园群书题记》、《藏园游记》等。傅氏大规模收藏古书是从辛亥革命后开始的。他经常流连于北京琉璃厂、隆福寺书肆，又常到浙江、安徽等地访书。与同时代藏书家蒋汝藻、董康、袁克文、陶湘、周叔弢等人常常互通有无，相互馈赠和代为搜书，与张元济尤为挚友。

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文库藏有两册书札，旧题《傅增湘手札》（尚未经整理编目，旧编号为114、115），主要为傅增湘、吴慈培（字佩伯）、缪荃孙、徐森玉、恽毓鼎（字薇孙）等人致文友堂手札，附善本书单。其中，傅氏书札居大半，约写于1916至1926年之间，虽然大都文字简略，有的仅为便条，但真实反映了傅增湘与文友堂之间交往的细节，同时，语涉其他学者和书贾，包括袁克文、蒋汝藻、田中庆太郎、李紫东、魏子敏、韩逢源等人，具有非常珍贵的史料价值。我们将这些傅氏手札予以整理和公布，以供学界参考。114号藏札还收有傅增湘跋《论语纂疏》，介绍该书之搜访经过，详于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的相关文字，故亦附于本文，予以介绍。

袁二爷^[1]押件^[2]已到期，可写信通知，不取即为押断。我不能展期也。又，湖北人回否？如书卖出有款，请到家中面交太太手收。拜托拜托。我午前恐未必回也。

经腴^[3]先生台鉴

沅叔手寄四月廿四日

注：

[1] 袁二爷，即袁克文（1890-1931），字豹岑，又字抱存、抱公，号寒云，又署龟庵，河南项城人，袁世凯次子。多才多艺，不仅工诗文，精金石，而且能书善画，富于收藏，撰有《寒云手写所藏宋本提要廿九种》、《古钱随笔》、《寒云词集》、《寒云诗集》、《圭塘唱和诗》。在图书收藏方面，袁克文不以多为能，而以精为胜。大约在袁世凯死后不久，袁克文藏书开始散出，其时寄寓上海，生计日窘，不得不以抵押珍藏善本，乃至卖字、卖文为生。

[2] 本馆115号藏札有袁克文收据一纸：“今收到魏谦甫经手代押金洋八枚，检点无误，本利交清。此致文友堂台启 袁寒云具。”

[3] 魏文厚，字经腴，北京琉璃厂文友堂书店主人。

二

袁二事有回信否？现已到午节，魏子敏^[1]回来否？卖书情形何如？均请覆信。此间见有宣纸绝初印（江南局）《魏书》，十馀元，店中要否？又有竹纸宽大初印《知不足斋》，只有十集，不相连，要六十元，如三、四十元可买，兄要否？亦祈覆信。节节零碎账，祈代开销。韵古^[2]及怡墨^[3]账勿付，因尚拟退物也。

回信寄信面地名，交傅伯进^[4]先生收启，勿写我名，亦勿以我住址及此信告别人，千万。

注:

[1]魏文智,字子敏,冀县人,于光绪二十某年开设毓文堂,在琉璃厂文昌馆内。经营十馀年歇。民国十某年,赴天津,设文在堂,至二十年歇。魏文忠纂修,民国十七年刻印的《魏氏家谱》(现藏国家图书馆)记载,魏文智,字子敏。孙殿起《琉璃厂小志》记载来鹿堂弟子有魏文(子敏)和魏文智二人(第198页)。疑魏文、魏文智恐为一人之误。

[2]韵古:即韵古斋,琉璃厂买卖字画古玩铺,光绪二十年开设,潘祖荫书额(一说陆润庠书额)。掌柜韩士怀,字少慈,三河县人。(《琉璃厂小志》第41、252页。)

[3]怡墨:即怡墨堂,琉璃厂从事帖业的铺子,光绪二十年开设,盛昱书额。掌柜阎世竹,字筠亭,衡水县人。(《琉璃厂小志》第266页。)

[4]傅伯进,傅德谟,傅增潜之子,傅增湘之侄,时居扬州。

三

经腴仁兄阁下:两书计已达。所询各事,祈酌复为要。今日在此见明万历本《两都草》四册,不衬,棉纸印,颇古雅,明人帅机所著,书甚少见。前有翰林院印,又两淮盐政进书木记,均不假。索洋廿元,若十馀元可卖,拟为兄购之。我现刻不收明人集也。又有旧钞《横塘集》八本,让至二十元。宋人集有刻本亦可收。均祈见示,以便办理。来函可用快信。此请

台安

元述拜启端午日

四

《两都草》四册,十六元;《山海经图释》,八册,七元。均寄上,祈查收。《学津》^[1]已卖去。《守山阁》^[2]尚未与讲。

经腴二兄

元述白五月廿日

注:

[1]学津,指1804年张海鹏辑印之《学津讨源》。

[2]守山阁,指清代钱熙祚辑《守山阁丛书》。

五

装订《册府》款廿元请付之。《皇甫持正集》^[1]问田中^[2]能多购否?若十部以上,可以便宜也。以上诸事费神,感谢之至。

大本《通鉴》^[3],我与商务馆已分书,若在馆买,于我便有好处。故请兄在我家中取书也(但未装订)。

家具未清各款,可缓则缓,不然请酌量代付。回时再算。收拾家具帐亦请代算。

大皮纸《通鉴》,弟处尚存数部,定价六百六十元,打九折。田中来如要者,可代售一、二部。其书必已寄到。稟问凌三老爷^[4],徐老爷^[5]当知之。(问商务馆亦知之。但馆中亦有另售者)。如书未到,可取样与田中看,随

后寄去亦可。

注：

[1]《皇甫持正集》，指民国十八年（1929）上海商务印书馆《四部丛刊》影印宋本。《文友堂书目》载《藏园老人傅增湘著作及刊印书目》有：“影宋本皇甫持正文集六卷，唐皇甫湜，皮纸，一册，五元。”

[2]田中，即田中庆太郎（1880-1951），日本京都府人。祖上是京都皇宫御用的日文书店“田中屋”的老板。1899年，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学科。次年，在上海、苏州、杭州等地游历、购书。1901年，田中初次到北京，惊叹于北京城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众多的古籍书店，由此确定了经营汉籍书店的志向。他经营的文求堂书店成为东京第一个、也是最有规模的经营中国典籍书画的专门书店，为日本中国学研究提供了及时而充足的资料用书，为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（《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》第80页）。孙殿起记载：“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，清光绪末叶，每年必至我国北京，搜罗书画法帖一次或两次。与当代名流如傅增湘等相友善；于宣统间，曾印《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。……其于书肆交易最密者，琉璃厂文友堂，隆福寺文奎堂。并经常托文友堂代搜《永乐大典》，每册现银一百圆，购去数十册；并介贵阳陈崧山田度藏明板书数十箱，其中明人集类居多数，全部捆载而去。”（《琉璃厂小志》第371页）

[3]《通鉴》，即《百衲宋本资治通鉴》，二百九十四卷，用傅增湘所藏七种宋刊本合成。1917年，以全书付商务印书馆影印，1920年初春告成（《藏园群书题记》第103、107页）。

[4]凌三老爷，即凌念京，曾任中央文史馆馆员。

[5]徐老爷，即徐森玉（1881-1971），名鸿宝，字森玉，以字行，浙江吴兴人。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、国立京师图书馆主任等职。一生致力于目录、版本、校勘之学，金石学和文物鉴定，造诣深湛。

六

明洪刻《唐诗纪事》欠一册。（有虫伤。六十一至六十四卷，又欠尾卷。）索十六元，约十二元可收，兄要否？祈示知。外致左泉^[1]函希转付之。此请

经腴先生大安

元述拜

最好寄一本来看，首尾有图章否？抄本《史记》^[2]前途要价若干，弟还六十元，亦不少矣。临发函又得来书，备悉。所收宋元明本，请开一细目来（行款要开明）。如要者请暂留。不合者，兄亦可先售去也。闻刻《旧唐书》，弟已收一完全者。此配本拟不收。兄处既可配，如价廉，拟代收之，何如？《史记》能省钱为抄，弟有真宋本，影宋本亦不奇也。

注：

[1]韩逢源，字左泉，衡水县人。初为会文斋何培元弟子，后为琉璃厂文昌馆内文德堂主人，颇识版本。民国十□年徙琉璃厂路南文贵堂旧址。经营三十余年歇。（《琉璃厂小志》第118、210页。）

[2]《史记》，即明影写宋刊本《史记集解》，缺二十卷，存一百一十卷。皮纸，阔簾纹，抄手极旧，恐在明初。九行十六字，注双行二十字，是照宋淮南路转运司刊本影写者。己未（1919）六月傅增湘南游，文友堂魏经腴函告，旋即寄样书来，于是傅氏出重价收之。（《藏园

群书经眼录》第164页。此书亦见于《藏园群书题记》第69页，记载存一百零九卷，麻纸，与《经眼录》略有出入。）以下两封信札均有傅氏与魏经腴商议《史记》价格的内容，皆当写于1919年。

七（见图一）

经腴兄鉴：来信并《史记》样张阅悉。欠书恐有八本，现存卅二册，还六十四元，何如？（只是明抄，不能再上。弟不过《史记》本子多，配此一种了。）祈速商定，见示为要。兰泉^[1]如来京，可给与（大本明）《通鉴》二部，均单片者。来款贰百元已收到。此请

台安

元述拜启六月廿三日

注：

[1] 陶湘（1871—1939），字兰泉，号涉园。江苏武进人，祖籍浙江慈溪。一生极喜藏书、刊书，所藏多为稀见珍籍，为近世著名藏书家和刻书家。1915年，在北京创立修绠堂书店，先后聘孙锡龄、孙诚俭任经理，经营古旧书业。晚年迁居上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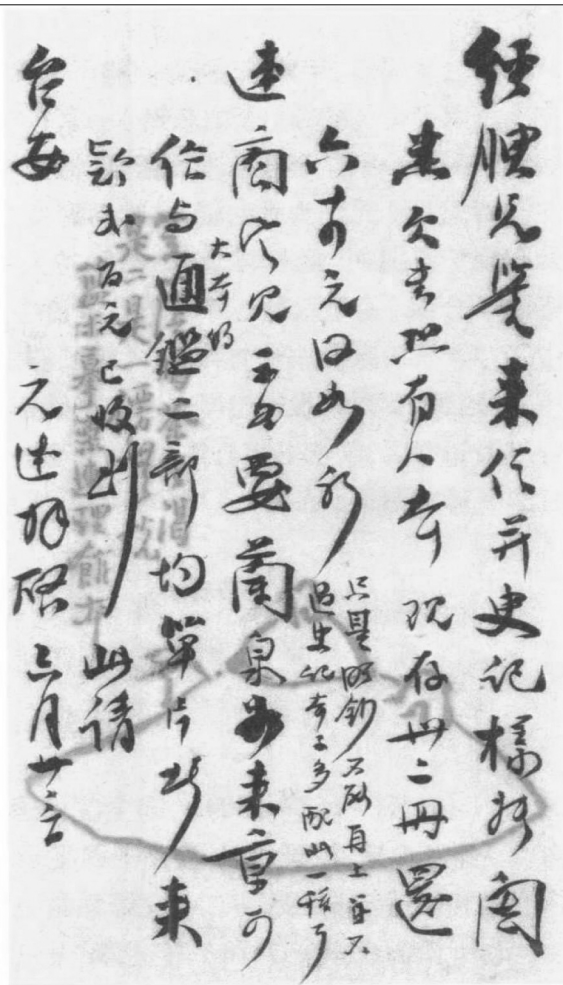
八（见图二）

经腴兄台鉴：兹寄上明本《放翁诗选》初集、外集、别集，祈为重装，衬镶一律。此书乃两次配合也。又，明活字本《文中子》亦为重装。此外，尚有新书交子东^[1]装箱运至京。请暂存勿动，候我回再取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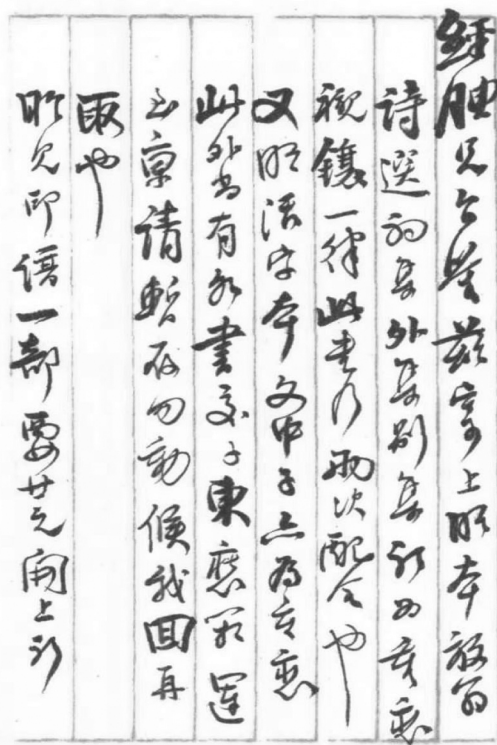
昨见《印谱》一部，要廿元，开上祈酌之。购否并示及。大约十馀元当可买，因是名人印章。若日本者明人书画印本，可以有用也。《史记》带来否？肯售否？新收之宋元明本书，祈速开示。此请

台安

元述拜上六月廿五日



图一



图二

注:

[1]李锡海,字紫东,初为琉璃厂文贵堂弟子。(《琉璃厂小志》,第221页。)1914年,在上海南市带钩桥路(今山东路)一家客栈内设忠厚书庄。忠厚书庄是北方古书业到南方收购古书的第一家。李紫东本无资金,他先与北京资力雄厚的文友堂合作,合作的条件是由文友堂给他600元作为收购资金,收不到书不拿工资,收到的古书作价全部由文友堂购进。李紫东精于鉴别宋、元善本,知识渊博,待人接物热情,藏书家都乐于与他为友。傅增湘在《先秦诸子合编》(十六种三十五卷)按语中提到,己未(1919)六月“至上海,宿李紫东书楼中”,“紫东为余收书十馀年”(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,中华书局,1983年,第529页)。1941年,黄廷斌、袁西江投资忠厚书庄与李紫东合伙,改名忠厚合记书庄。1942年,忠厚合记书庄曾与温知书店、汉学书店合作,用上海联合书店名义影印《清史稿》精装4册,还与温知书店合印甲骨文专著《龟卜》。1956年并入上海古籍书店。

九

鸿栖馆印选 二卷 订四册

新安吴忠孟自父篆,万历乙酉吴忠自序。有李维桢序,称为何主臣^[1]弟子,何又文寿丞^[2]之弟子也。明板,棉纸初印精刻。

注:

[1]何震(1522-1604),字主臣、长卿,号雪渔。休宁县人(一说江西婺源县人),寓居南京。深究古籀,精研六书,孜孜于书篆治印。力主以门书为准则,摒弃当时金石界出现的庸俗怪异和杜撰擅改的陋习。与文彭独树一帜,矫正时弊,实现书法与刀法的统一。

[2]文彭(1498-1573),字寿承,号三桥,江苏苏州人。著名书画家文徵明长子。明代著名的书法篆刻家。曾任两京国子监博士,人称文国博。他的诗文、书法、篆刻继承家学,书法有青出于蓝之誉。

十

装订《陈伯玉集》^[1]二册,交来人带回。

文友堂书店台照

傅沅叔手书九月十四日

注:

[1]《陈伯玉集》,疑指写本《陈伯玉文集》。《藏园群书题记》第569页:“《陈伯玉集》以明弘治四年杨澄刻本为最古,缘其自中秘钞出也。昔年厂市曾出一帙,为周君叔弢以高价得之。余夙嗜唐人集,有见辄录,况伯玉为吾蜀先辈,初唐大家,宁能久付阙如?顾杨刻不可再见,因从叔弢假来,欲留一副本。适其时北洋女校生徒多寓燕京,乃分致诸女生,依仿原本摹写,人各一卷,数月乃成,咸令署名卷尾,时在丙辰(1916)十一月也。”

十一

《鹑冠子》^[1]送上两大捆,祈查收。照样本裁篇装订。裁时要小心,切时要小心。

文友堂台照

傅沅叔启四月廿五日

《后山集》^[2]四册,阅过奉还。刻刻田中及蒋孟蘋^[3]来均可以售。敝处在别处寻得一部,亦不与宝号客气也。

注:

[1] 1918年,双鉴楼曾影印《道藏》五子,《鹖冠子》为其中一种。此为装订影印本。

[2] 《后山集》,即《后山先生集》三十卷,宋陈师道撰,明弘治十二年马墩刊本。丁巳(1917)年傅氏见于文友堂(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第1182页)。《经眼录》记载正与此封信札吻合,因推此函当作于1917年。

[3] 蒋汝藻(1877-1954),字孟萍,号乐庵,浙江吴兴人。富藏书,精鉴赏,与张钧衡、刘承幹并为吴兴三大藏书家。藏书处为“密韵楼”、“传书堂”,所藏多宋元旧槧。所刻《密韵楼丛书》世称善本。曾请王国维编定《密韵楼藏书志》,又撰有《传书堂书目》。后藏书大部分归于商务印书馆涵芬楼。

十二

送上《琬琰集》^[1]五本。所抄各卷叶均加有签子。请交老郑速抄为要。
原书要加意保护,勿污损为幸。

文友堂魏先生

傅沅叔拜启十月十三日

注:

[1] 即《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》,宋杜大圭辑。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第336页载:“己未(1919)七月见之于上海,惜其不完整,弃之不顾,节前罗子经来函,谓二百餘元可购,且所缺只四卷,肆不难写补,因驰书取之,重其为乡贤之著作也。……邓氏群碧楼有此本,当借影以补足之。(己未岁收得)”。傅氏托文友堂补抄《琬琰集》,恐为补齐此本。

十三

红格一千张,请裁齐订为廿本(每本五十张),用洋罗纹裱好纸作书皮。请寻《金陀粹编》^[1]一部,交来人带回为要。

文友堂书店台照

傅沅叔

注:

[1] 《金陀粹编》,即《鄂国金陀粹编》二十八卷《续编》三十卷,宋岳珂撰。岳珂集岳飞忠孝遗文事迹而刊行于世,宋元明以来,《粹编》残佚而《续编》也缺数叶。傅增湘“历年校此二书,取残宋本、元西湖书院本、旧钞本、宋刊忠文王纪事实录、抄本四将传诸书合参,补缺文十二叶,改订数千字,然尚有十餘缺叶未能补也。”(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第357-358页。)

十四

宋刊《列子口义》^[1],请费神速为销售。近日用款甚亟也。此上
经腴仁兄

增湘手上

注:

[1] 《列子口义》,宋虞斋林希逸撰。傅增湘《宋本列子虞斋口义二卷跋》云:“丙寅(1926)五月,见此书于杭州道古堂,悬价千金,不敢问也。既而久不售,忽驰书北来,愿贬值以寄,余附记于此,知物归所好,似有宿缘也。”(《藏园群书题记》第518-520页。)

附：傅增湘《论语纂疏》跋

壬子之冬余游上海，汲修斋主人程秉泉以此书示余。书凡十九册，纸莹若玉，墨凝如漆，初印精美，神采射人。余询以：如此佳槧何以久无识者？程君谓：余素不知书，此书纸色既新，字复妍好，人多疑宋本无此，且正缺首册，奈何？余询其值，非百金不可。余因戏语之曰：百金余所不吝，若异日原帙可得，当以相贻，不惜重酬也。程君笑而允之。嗣后再至上海，复时时驰书促之，久无消息，亦姑置之矣。甲寅春又以事至沪时，程君亦新自潍县回，又诿诿之。程谓：此书本城内顾氏竹泉所藏，其旧钞古刻，前数年为涵芬楼捆载而去，独留此宋刻一种，因兄弟争售，遂尔残缺无已，今惟访诸其家乎。三日后，程君忽来邀入肆，谓：昨有人至其家，购得佛前供案中贮画一幅，书一册，甚精好，意者其果是乎？余督程君往取之，翌日持以来，则青笺绫角，犹是汲古原装，展卷快睹，则毛氏、顾氏印识宛然如新。余大喜过望，急以重值酬之，其画号为石田者，亦属程君留之。地阻数千里，时阅二三年，竟尔乐昌镜圆，延津剑合，信知奇书秘籍在处有神物护持，使余频年搜访之诚，一旦遂奏此奇捷。记此为忻慰无已。^[1]

丙辰十月二十六日江安傅增湘记，时游台荡归，卧病已十日矣。（钤白文朱底“傅增湘印”）

注：

[1]文中所指“奇书”为《论语纂疏》十卷，宋朱熹集注，赵顺孙纂疏。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第97页《论语纂疏》条，记“壬子冬得于上海汲修斋，先得十九册，甲寅春复得一册，遂为完书。沅叔。”与此跋正相吻合。

本文在整理撰写过程中得到史睿博士的热心帮助和指点，傅熹年先生审阅了全稿，并提出重要的修改意见，在此表示由衷感谢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国家图书馆